



## 缘结天上

## 万古长青

前一阶段，因为一件事情让我通过别人认识了他。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在网上聊了几次，但是他给我一种实干与谦逊的感觉。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连一个那么高学历的人也对轮回这个题目感兴趣。可见人们在几千年的轮回中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探寻着“我是谁”这个命题。今朝我借此机会以和他的缘分为例，来回答一下“我是谁？”这个问题。

## 一、天上圣缘

在一个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天体的境界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天国。这里一切都是花与树和山与海交相辉映的地方。

这里的树很是高大，一片树叶可以比银河系大的无数倍。一朵花，可以容纳下这个小宇宙。因为世界是多彩的，这个世界也不例外。花和树也有无数的种类，那么很多神佛与众生就生活在花和树之中。

如果从外面来看，这里就是花和树与山水交织的地方。树和花其实也都有王，那么万青之神就是树的体系境界的法王；而我就是花的境界体系的法王。

因为彼此交相辉映，所以相处的也很有意思：因为在天上的众生活的是异常幸福的，那么我俩之间经常相互展现自己境界内的



精华。如他把各种树的不同姿态展现给我看，只见那各种树不但色彩不同，形态高的矮的，粗的细的，叶子也有不同的表现。更奇特的是，天上的树能自由展现，也就是说，天上的树也是一种神，也可以展现神的各种状态来；我给他展现花各种花的美好与妍态，展现一朵花中的蕴藏着那些美妙的神采。就这样我们相处了很久远很久远的历史……

后来，当旧宇光芒不再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此问题，后来恰逢主佛经过此地要来人间传宇宙大法，我们就与主佛签约，一起下走……

## 二、尘世轮回

尘世中，我们一起几经辗转，一同走过了无数的风雨，一起经历了人生中的辉煌，

一起面对那些无尽的苦难。

在此仅举一例。明朝中叶。我参加科举，因为文章很好，被别的参加考试的人陷害，说我在文章中有诽谤朝政之嫌，后全家被流放云南。在那里开始我吃了无数的苦，后来万青在朝中为官，通过别人了解了这场案子的来龙去脉，就向皇上直言，结果他也被流放到云南。

在我见到他的时候，心里十分的过意不去，他却说：为人要正直，不要看重一时的得与失。再后来，我们的冤案被昭雪，一同回到京城。一起为了国家和百姓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情……

## 三、今生法缘

今生当我再次遇到他的时候，真的就能感受到与他很是亲切，很是投缘。当我们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那份过去历史上所结下的层层圣缘的可贵。

相遇，就是缘，那么今朝就让那份穿越沧桑不曾改变的缘分化作我们携手同进的动力吧，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才是对我们一同走过的无数历史的最大珍惜！◎（小莲）

一个预先看见未来的  
真实故事

在中国的北方城市——天津，七九年技术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在自动化仪表厂工作。当时国家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参加工作满三年后允许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八三年我参加高考，高考后离开仪表厂。故事就发生在七九年到八三年之间。

我们单位当时有个小伙子，叫张学熙，二十多岁，身材魁梧，长相帅气，说话幽默，为人热情，是单位的技术骨干，而且很有人缘。

在那一年，天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辆大型铲车，在道路施工，完工后收工掉头，司机没有照顾到铲车后面的过往车辆。有一辆坐满乘客的公共交通汽车正好从铲车旁经过，铲车在掉头的一瞬间将铲车的大型铁铲插进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内，惨祸刹那间发生了。横扫的铁铲将靠近铲车一侧而坐的乘客从肩部以上将头铲了下来，其中有个姑娘留着长长的辫子，连头带辫子挂在铲尖上，惨状惊人。在这次惨烈事件中不幸遇难的就有我们单位小伙子张学熙的表弟。

当时的信息不象现在如此发达，但是，此事在民众中议论很长时间。事发后单位的年轻人在一起吃午饭休息时再次提起此事，学熙对我们讲起他与此事有关的神奇经历。

在事发前正好赶上新年放假，当时每个单位在公休与节假日期间干部要轮流值班，学熙是单身的小伙子，排班排在了阴历年三十的晚上。

他表弟家离我们单位不远，由于八几年时娱乐活动不多，三十晚上他表弟就来厂里找他玩。他们哥俩就在大车间里打乒乓球。打着打着，张学熙的脸色突变，扔下球拍，跑到传达室躺在床上。他表弟也跟了过来。在传达室值班的其他同事见到此景，连忙问学熙：怎么回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学熙只是说：“没事，没事，有点不舒服，休息一下就好了。”这件事大家也没在意，也就过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学熙的表弟家捎来信儿，说他表弟出事故了，被铲车铲死了，叫他帮助料理后事去。

学熙料理完他表弟的后事，这才讲起那天三十晚上的事。那天晚上，他和他表弟打球正打在兴头上，他猛地一抬头发现对面和他打球的不是他表弟了，而是一个没有头的身子在那里晃动打球。由于又是夜里，学熙吓出一身冷汗，脸色苍白，双腿无力。

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如何来到传达室的。由于传达室人多，又灯火通明，慢慢的才缓过神来。此事肯定是不好的征兆和信息，又涉及到他表弟，所以他跟谁都没有讲。直到惨祸发生，他才意识到这是他表弟冥识的一面知道自己将要发生的一切提前与他告别，而他表弟的肉身的意识却浑然不知。

从这个小故事不难看出，人的一生是定好的。在我们人类肉身存在的物质空间外，还有其它的空间，我们的一生就在各个空间中存在着，其它空间的其中一个空间的时间快于我们肉身存在的物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一生已经走完了，而张学熙看到的无头的身体就是这个空间的显现。这也就是人类的一些先知信息的来源，实在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也不是什么迷信。

如果都按照所谓的科学和什么无神论来解释，那才是钻进了死胡同。而我们的肉身对于世界即将要发生的一切是多么的无知与无助。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智者，从现今的自然灾害的频繁与身边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上也不难看出一些现象，或许这些自然灾害的景象也是另外空间的一种折射呢！

在此，祝好人一生平安！好人是有标准的，每个人心中的好人标准是不同的。您知道现在世界上真正做人的标准吗？是：真、善、忍。

再次，祝好人一生平安！@（英子）

梦游画家  
英男子只会在睡觉时作画

英国北威尔士亨兰市36岁的男子利·哈德文是一名令人称奇的“梦游画家”。哈德文从小患有梦游症，他醒时毫无艺术细胞，只要他在梦游时作画，每幅作品都充满艺术灵感。哈德文被誉为“梦游毕加索”，而他的一幅“梦游画作”的价格高达5,000英镑。

## 梦游作画十来年

36岁的利·哈德文是英国北威尔士亨兰市一名男护士，从4岁起就患有梦游症，常在梦游状态下四处走动和玩耍，二十来岁时，他开始喜欢“梦游作画”。

哈德文回忆说：“大约15年到17年前，当我在一个朋友家中过夜时，他母亲深夜起床后震惊地发现，我竟在他们的厨房墙壁上画画。”哈德文称，处于清醒状态时，自己却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在梦游状态下的创作却充满艺术灵气。

哈德文梦游时喜欢在家中的任何地方画画，画画的主题也多种多样。一次，哈德文梦游时竟用剪刀剪掉他最好的一条牛仔裤，然后将一块布条装饰在画框中。

为查明自己梦游作画的事实，哈德文还在家中安装一台监控摄像机，监控录像显示，每到深更半夜，哈德文就会起床，拿起笔在家中画画。

## 一幅画 5000 英镑

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一部新纪录片曾披露了他的故事。片中一段录像显示，哈德文梦游期间能极快地作画，却对现场目击者呼喊他的名字毫无反应。英国许多大画廊都要求要哈德文的“梦游画作”，并预期这些画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2007年10月，哈德文的“梦游画”在英国丹拜市图书馆进行展出时，一名艺术爱好者竟以5,000英镑的高价买走了哈德文创作的一幅素描。

英国爱丁堡睡眠中心的专家曾对哈德文进行研究。专家困惑地称，哈德文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他们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喜欢在梦游时作画。

哈德文称，他最担心的是“梦游作画”的能力一夜间消失。“这是我完全无法控制的能力，谁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每天早上醒来看到床边又多出来的画作时，我总会如释重负地舒口气，感谢这一天赋仍在身上。”

这种现象在修炼界来看，并不奇怪。一个人有主元神（主意识）和副元神（副意识），主元神的能力和层次都比副元神的要弱。当一个人明明白白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时是主元神在起作用。当一个人睡着时，主元神（主意识）也睡着了，不能控制自己，而这个时候，副元神起作用了，他就控制了人的身体，就能做主元神所不能做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梦游画家”能画画的原因。@



在贵州有这样一个聋哑人，今年都五十多岁了，除了聋哑，什么都懂，心里灵着呢。

十几年前哑巴的妈妈修炼法轮功，也没见他有什么反应。可是中共对法轮功一迫害，他就变得相当敏感，只要妈妈一炼功，他就轻轻地把门关上。有时也见他在李洪志老师的法像前合十，嘴不停地动，也不知他在跟老师说什么。一有空他就独自坐在床上，学

## 心诚的哑巴喊妈了！

着妈妈的样子炼功。

哑巴没上过学，妈妈也没文化。可是妈妈在修炼法轮功时学会了认字，能阅读《转法轮》。一次妈妈把《转法轮》拿到哑巴跟前，指着师父的像，又告诉他师父的名字，叫他在书中把师父的名字找出来。只见哑巴打开书，很认真地在书中找，只要是书中有关师父的名字他都指着让妈妈看。

二零零八年，哑巴的两耳突然化脓，每晚把枕巾都弄脏了，到处买药也无济于事，但半年后他的耳朵全好了。一次他和妈妈坐在房间，妈妈听李洪志老师的“广州讲法”录音，当录音中的大法弟子拍手欢迎时，他也拍手。妈妈开始还以为是巧合，可后来发现，每次录音里拍手他都跟着拍手，没有漏掉过一次。哑巴听见了，妈妈感动的直掉泪。

二零零九年的这一天，哑巴的一个叔伯兄弟去世，哑巴帮忙劈柴。谁知一根大木头掉下来，砸到了他的膝盖上，骨头都错位了，膝盖肿得好大。哑巴躺在床上牙咬得格格地响，却又叫不出声来，极其痛苦。

哑巴的妹妹也修炼法轮功，知道只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都会使病痛化险为夷，可是哥哥不会说话怎么念？

妹妹找来纸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教哥哥比着写。哑巴忍着剧痛一笔一划的写了起来。还没写到二十天，奇迹出现了，他自己能一人上厕所了，他高兴地大笑。他把写完了的一叠纸拿给妹妹看。妹妹惊呆了，一行行端庄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整齐划一，这哪象是一个从未上过学的人写的啊！哑巴的诚心让人感动。

从此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成了哑巴最愿意做的事，字也越写越好。

二零一零年的一天，他们一家人在一起，边烤火边聊天。妹妹突然逗他：“我们都会喊妈妈，你也喊妈妈吧。”哑巴不好意思地朝向妈妈很真诚地喊出了一声：“妈！”妈妈含着泪说：“恩啊，五十多年了，妈第一次听到你喊我！”@（乡音）